

毘鉢舍那。又初四種毘鉢舍那其門有三。即彼三中隨尋思行說有六種尋思之理。是故三門六事尋思攝於前四。又前所說力勵運轉作意等四聲聞地說是奢摩他毘鉢舍那二所共同。故毘鉢舍那亦有四種作意。慧度教授論云。「如是四種毘鉢舍那修習圓滿便能解脫諸粗重縛。九奢摩他修習圓滿解脫相縛。」諸大論中多作是說。故修觀者謂如解深密經所說由思擇等四門而修。其修止者謂由無分別九住心修。

### 第三修觀之法分二。破他宗。立自宗。

初中有四。破第一宗者有作是說。雖未證得無我正見。但能執心令無分別便是修習本性實義。以實義空永離一切是此非此。如是住心與彼實義隨順轉故。以境全非有心全無執故。當問彼云。如是修者於諸境界全無所有。為已了知全無所有。次隨順彼心全無執而安住耶。為先未知由境實義無所有故。心無執住即為修習境實義耶。若如初者云。彼未得正見而成相違汝許彼是了義見故。若如我說彼乃未明正理所破界限。凡有所許便見正理之所違害。其次全無所受取處是誹謗見故住彼上。非是修習無倒真空。前已廣說。若作是思。若以觀察實義正理推察諸法。其諸有事無事法等皆非正理。能立其有。故於勝義。

諸法永離一切戲論。雖彼補特伽羅未如是知。然彼住相與彼相順。是修空者。太為過失。一切根識皆不妄執。此是此非順境實義。應彼一切皆修實義。又如前說。一切外道無分別止。皆應修空。此等尚多。又境本性與彼住心。二相隨順。唯由餘人證知便足。則外道等皆成修空。無可遮遣。若謂不同。此要由彼補特伽羅自知隨順次乃安住。若知如是隨順道理。即得正見。云未得見無執安住便是修空。成相違失。若謂任隨分別何事。一切分別皆繫生死。故無分別住是解脫道。前已廣破。若如是者。則於和尚派亦無少過可設。修次後篇云。「起如是思。立如是論。諸分別心。起善不善業增上故。令諸有情受善趣等果流轉生死。若全不思惟。全不造作。則解脫生死。以是因緣。當全不思惟。全不應修施等善行。修施等者。唯為愚夫增上而說。彼乃毀謗一切大乘。大乘既是一切乘本。由謗彼故謗一切乘。言不思惟。謗觀察慧。審觀察慧是正智本。謗彼即謗出世間慧。斷其本故。言不應修施等善行。畢竟謗毀施等方便。總其智慧方便。是名大乘。如聖伽耶經說。諸菩薩道略有二種。何等為二。謂慧及方便。聖如來秘密經說。方便智慧。由此二種。總攝菩薩一切正道。故謗大乘作大業障。由是因緣。毀謗大乘。是諸寡聞執者我見。未能承事聰叡丈夫。未能了解如來語言。自害害他。違越教

理。彼毒語言。凡諸聰叡自愛樂者。猶如毒食。而當遠棄。」此先安立和尚所許。顯然說其若如是許。則是誹謗一切大乘。如是敵者。汝當了知。若謂我許修施等行不同彼者。若唯以修施等行故。與他分別。是說我與和尚修了義見同。若不爾者。無分別定亦當分別。又一切分別皆繫生死。汝豈非求解脫生死。若求解脫。則行惠施持淨戒等皆須分別。修彼何益。前已廣說。以是若許。一切分別皆繫生死。和尚尤善。汝被相違重擔所壓。

又彼學者。有作是念。若多觀察。二我相執之境。其次乃斷能執之心。如犬逐石。是名由外斷截。戲論故。從最初持心不散。如犬逐咬擲石之手。由修彼故。於相執境令心不散。一切戲論自內斷截。故學教理。決擇正見。唯於名言漂流隨轉。此乃最下邪見。謗毀一切佛經。六莊嚴等聰叡諸論。以彼經論。唯用教理。決擇義故。又二我相執所執之義。當善觀察。境為何等。次以清淨教理。於彼所執定解為無。須從根本傾彼謬妄。若全未得如斯定解。唯持其心。爾時於二我境雖未流散。然非唯彼證無我義。若不爾者。則重睡眠悶絕等位。彼心無散。彼等亦當通達無我。太為過失。猶如夜往未諳崖窟。有無羅刹心懷恐怖。不使燃燭照觀有無。除彼怖畏。而云持心莫令羅刹分別散動。與彼相同。修次下編說。猶如戰時。不效勇士張目。

善觀怨敵所在而相擊刺。反如怯兵見他強敵閉目待死。如云「曼殊室利遊戲經云童女云何菩薩勝諸怨敵。白言曼殊室利謂善觀察見一切法皆不可得故瑜伽師應張智眼以妙慧劍敗煩惱敵住無所畏不應如彼怯人閉目」故如於繩誤以為蛇生恐怖時當生定解知彼盤者是繩非蛇滅其錯誤及怖畏苦。如是誤執實有二我由彼錯誤起生死苦應以教理引決定解決斷全無我執之境了知我執純為錯亂次修彼義滅除錯誤若彼滅者則彼所起生死眾苦一切皆滅中觀論等觀境破者理由即爾提婆菩薩云「若見境無我能滅三有種」入中論云「分別依有實事生實事非有已思擇」此說由邊執分別執有實事彼等乃生已多觀察彼境非有又云「通達我為此境已故瑜伽師先破我」正理自在云「若未破此境非能斷此執故斷有德失貪欲瞋恚等由不見彼境非以外道理」其說極多。

又若宣說一切分別皆繫生死故修空時應當斷除一切分別應如是觀異生修空空無我義為現不現若現見者彼補特伽羅應成聖者以現通達無我義故若汝妄說現證無我不違異生我等亦說雖未現證空無我義補特伽羅不違聖者遍相等故若謂如此現證

真實補特伽羅。未知自境是真實義。更待諸餘補特伽羅。以聖教因成立真實令彼了解。尤  
為智者堪笑之處。以說弟子現量證得。猶待師長比量立故。如斯言論。莫於了知正理者前  
而妄談說。又不應說雖以現量證真實義。以比量因成立其名。正理自在云。「彼為極愚者。  
牧女已成故。」謂已成義乃至牧女皆能立名。若於彼義仍復愚蒙。乃立彼因。愚癡如斯。若  
許亦能現證真實。當說更有何等愚人不證真實。縱是真實。譬如白相雖亦是牛。然非牛相。  
如是唯由現見真實。不可安立為真實相。亦違自許。故說成立真實名言。顯然言竭。茲不廣  
破。若修空者所修無我空義非是現事。則許無分別識取非現事。尤為可笑。總其修空異生  
之心。於無我境心未趣向。修空相違。若心趣向。其境定是現否隨一。現證無我應成聖者。若  
許異生其無我義是不現見。爾時唯以總相證無我義。與離分別。則成相違。又加行道世第  
一法。尚須總相證無我義。而許現在初發業者。修習空性心離分別。最為相違。於無我義若  
離分別。猶易成立。其無錯亂。應是瑜伽現量。於無我義。是離分別無錯識故。故若未得正見。  
以正理破我執境。唯執持心於二我等。不令逸散。許為修習真無我義。及許異生離分別識  
修習無我。是極漂流教理道外。

破第二宗者。有作是說。若未獲得無我空見。不分別住。理非修空。我等亦許。故前非理。然得無我了義正見。補特伽羅。其後一切無分別住。皆是修空。此亦非理。若得正見。補特伽羅。凡彼所修。無分別義。一切皆修了義。正見所決擇義。則彼補特伽羅修菩提心。有何理由。非修正見。汝當宣說。若謂修菩提心。雖是已得了義。正見。補特伽羅修之事。然於爾時。非憶彼見。安住見上而修習故。若爾。已得正見。補特伽羅於修行時。若憶彼見。安住見上所有修習。縱是修空。然彼一切無分別住。云何皆為修習正見。故得見已。於修習時。當憶前見。所決擇義。而修真空。唯悶然住。無所分別。非修空義。此中自宗言。全不分別。前奢摩他及此科中。多數宣說。謂不多觀察。此是此非。執一所緣。而便安住。非離分別。

破第三宗者。有作是說。不許初宗未得正見。無分別住。為修真空。其得見後。無分別住。皆修空性。亦非所許。然每臨修。無分別時。先以觀慧觀察一次。其後一切無分別住。皆是修習空性之義。此亦非理。若如是者。則臨睡時。先以正見觀察一次。其後重睡。無分別時。亦成修空。太為過失。以此二者同以正見觀察為先。不須當時安住見上而修習故。故以正見善觀察已。住所決擇。無自性義。次略延長。便失其見。全無分別安住其心。亦非修空。故當令自

分別敏捷。住不住見相續觀察而善修習。

破第四宗者。有作是說。不許前三修空性時。當於空性先引定解。次於彼義攝持其心。不觀餘事。正安住者。是為無倒修習空性。以非如初宗心未向空。非如二宗修無分別不憶空見。非如三宗見觀為先。次無分別不住見故。此言以見觀察義。謂憶其見。次於見上唯修安住許為修空。非應正理。如是於空作止住修唯奢摩他。仍無觀修毘鉢舍那修習之理。故無止觀雙運修法。唯一分故。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二十三終